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九月辛丑朔判司農寺曾布權御史中丞鄧綰權知審刑院崔台符並兼詳定一州一縣一司一務敕　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為率其第一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三分雖入最不行賞　提

舉詳定編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編敕雖已經審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馬步軍司等看詳尚慮事理未盡欲更送中書樞密院再詳看籤貼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學官吏等各具所見申中書送提舉詳定官看詳如當改正即改正刋印頒行從之　上批賜河州沿邊安撫司錦綵令招撫蕃部（五月四日初置洮西安撫司）王安石白上宜專委王韶先是上論景思立王韶事上以為王韶作緣邊安撫司事體與景思立不同至是安石為上言陛下前用

王韶為沿邊安撫司以羌事成敗專責王韶當是時若陛下即用王韶為經略使則洮河事成疾二三年惟其用王韶為沿邊安撫别置帥此韓縝所以出違異之言郭逵所以起矯誣之獄也今沿邊安撫司非專任洮河成敗者與王韶事不類即每事當令聽王韶不如此軍政不一上下更生釁隙害國家邊事上曰武臣自來安敢與帥臣抗安石曰先朝以來任帥臣如此非失計但置帥臣非其人乃是失計馮京曰孟德基止因經朝廷

言利便不由王素王素移令監教閱幾欲自殺安石曰若置帥即部内利便人爭自言何至乃令經朝廷自獻只緣置帥不善故有此又為上言邊事得失在幾微之中不可不察如房琯賀蘭進明事乃致睢陽不守其本甚微其末甚大安石自叙云蔡挺方主景思立害王韶故以此警上孟德基當考王素作帥時任何官安石又因論鹽事言兩浙近立廂軍額少不便乃至令衙前自雇人送綱上曰祖宗時廂軍數少安石曰帳籍既不可知又祖宗時事

不同上曰祖宗時官少故占廂軍少安石曰亦恐不止為此臣耳目所接尚見圓融門内户夫修造及送綱多令鄉户衙前自雇夫脚諸夫力麋費出於民力而不出於兵力者甚衆自韓琦富弼執政以來即稍禁止此事非但近歲差役法以來禁止也恐如此之類亦是占使兵士多供役不足然此事實可愛惜得民力若以公私為一體即稍費廂界不為害也

壬寅知灃州王韶言河州平有隨軍百姓三十餘人殺

降人略財物已斬之詔韶密推究殺降兵級及降人被略殺傷數并詳度部押使臣人員合與不合勘劾仍命内臣梁從政密體量以聞朱本削去新本同朱本今復存之先是王韶亦以書抵王安石言殺降事安石白上部轄使臣將校宜按劾不如是無以明紀律後難復用上難之安石又論其當治之狀乃有是命上既難治殺降事又問王韶所言或指涇原人安石曰韶奏狀并熙秦亦有上乃怪韶不當遽受其降以為殺傷涇原人衆矣而遽受降故

士卒發憤安石曰若不受降即城未必遽下上曰奏云掘城城欲透安石曰城中尚有二千人必不肯坐死即殺傷又非特二千人而已今受降極善豈可復以為非耶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辰州南江將官楊萬等與蠻鬬敵有功詔楊萬夏方遷兩資餘遷資減磨勘年賜絹有差　相度兩浙路水利沈括言浙人以治田為生所入甚廣急於得錢賤糶於有力人家迨春夏闕食又從有力之家貴糴今欲立斂散法且於一二州置和糴倉

候其成緒以漸推行庶不至傷農從之　管勾鄜延路經略司趙禹言自今遇大閲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徽幟各隨方色先鋒策先鋒為一色左翼一左翼二為一色右翼一右翼二為一色殿後策殿後為一色内中軍所建六纛五方旗外餘亦為一色戰國之時大將之旗以龜為飾葢取前列先知之義今中軍亦宜以龜為號其八隊旗則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則狀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龍虎則狀其猛厲

鳥蛇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為陣隊

旗號若繪人物慮士衆難辨而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

遂詔大閱旗幟止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

癸卯以前權江陰軍判官邵奇為太子中允知秀州華

亭縣奇名對稱旨詔遷合入官與差知兩浙有水利縣

王安石薦之也安石初言奇有才略欲令赴熙河準備

差遣至是乃言恐奇不肯為朝廷振舉法令姑嘗試之

乃命以此　賜虞部郎中趙至忠絹三百至忠本契丹

歸明數言契丹舊事故有是詔至忠初見慶歷元年又嘉祐二年熙寧二年

上批付樞密院勘會河北河東陝西江淮京東西湖廣福建川峽等路見在都副總管鈐轄都監并三路緣邊都同巡檢職位姓名及到任再任年月日作揭貼冊進入

乙巳詔趙卨詳度權移一將兵及河東秋戍馬軍七指揮就內郡糧草以鄜延年穀不登並邊艱食故也於是王安石又言趙卨欲支弓箭手糧草誠非計上曰卨但

為弓箭手必無他意楊蟠姦險小人安石曰陛下付蟠以一路若蟠姦險有狀宜劾正其罪豈可但已上又曰蟠踰違考素行必不如趙髙安石曰楊蟠踰違脚色已經進呈非中書蔽覆然少年踰違自大臣以下皆所不免便以此一事斷其君子小人以為忠信不如趙髙竊恐未可今陛下所尊禮之人恐亦未免少年有踰違之行若謂其姦險小人即臣未見其狀乞陛下以所知事狀付臣等推究施行上又言髙所擘劃甚善安石曰陛

下既以為善何故不行臣既備位宰相不敢不布所懷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何必用臣言決事上又欲令借弓箭手以草料安石曰今諸路已行借助法何須别借上曰借助法但支錢米無草料安石曰借與錢豈不能自買糴上曰無可糴買故也安石曰若私下散行糴買尚患其無即鄜延見草不支數月卒然兵馬食盡如何令轉運司買糴此臣所以不敢不言若陛下要支與有何不可何必黽勉從臣所言也八月二十六日可考

丙午詔諸軍校雖已老而諳部轄者當優假之自今體量簡選雖小有疾而精神未退兩目見十五步手足不妨武藝能上下馬年未七十堪部轄差使者姑與存留即雖該退簡而不知部轄者隨處以聞當議改充廂軍將校　辰州南江歸明溪峒硤州軍衙頭首指揮使向貞贈内殿崇班以章惇言貞説論蠻人有勞後爲蠻舒光旦等驅略幷屠其家故也

丁未翰林學士右正言曾布爲起居舍人工部郎中龍

圖閣待制鄧綰為兵部郎中權知審刑院崔台符權發
遣大理寺少卿朱溫其等九人升任遷官循資有差並
以修編敕成故也賜提舉王安石銀絹各五百降詔奬
諭會要熈寧六年八月七日提舉編敕宰臣王安石上
删定編敕赦書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録共二十六
卷詔編敕所鏤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頒行先是詔以嘉
祐四年已後續降宣敕删定命大理寺法直官劉賡左
班殿直張宲充檢詳官刑房堂後官劉袞充點對官祕
書丞胡瑗太子中舍陳偲大理寺丞張巨光禄寺丞虞
太寧充删定官權大理少卿朱温其充編排官翰林學
士曾布龍圖閣待制鄧綰權知審刑院崔台符充詳定
官安石提舉
至是上之

戊申入內都知張若水提點內弓箭南庫張茂則都大提點內弓箭軍器等四庫上批內弓箭南庫係新創置貯內降御前物色其軍器監及提點內弓箭器等庫並不得統轄七月十三日淮南東路轉運司言眞揚州民逐熟於泗州見賑救及兩浙提點刑獄司言潤州旱甚乞發省倉或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敕募人入粟以備賑濟詔各撥常平司糧三萬石募飢民興修農田水利二十一日又詔

辛亥御崇政殿試武舉進士八月二十一日閤試十七日推恩　凡武舉初試義策於祕閣武藝則試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策於廷於是詔武舉人策入優等武藝又入優等與右班殿直武藝次優與三班奉職末等與三班差使減磨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藝優等與奉職武藝次優與借職次等與三班差使減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　贈慶州柔遠寨蕃官西京左藏庫使趙餘慶戎州團練使大順城蕃官文思使趙餘德果州團練使賜其母巢氏冠

帔巢夫明有武力為夏人所畏而餘慶兄弟屢有戰功繼死會詔諸路各遣有功蕃官赴闕巢對使者泣以被名者多其夫子部曲感二子之不得見至尊獨有畫像願與使者俱達朝廷雖死不朽上憐其意故有是命

癸丑以鹽井川所築城為鹽川寨隸通遠軍按六月二十三日高遵裕已於鹽井川築城寨此但賜名耳實錄云置鹽川寨殊不詳今略刪潤之

御史丁執禮言度支郎中皮公弼昨任發運使奏閉黃池江計夫六十萬實用七十萬益以運兵三千仍令丁夫夜作逃死

者千餘人乞重降貶詔淮東轉運提點刑獄司體究

是日輔臣奏事已上顧王安石曰聞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病足瘍下漏徧用京師醫不效近呼泰州瘍醫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學過人昨夕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懐也

甲寅莊宅使帶御器械知鎮戎軍張璹為右騏驥使提點鳳翔府太平宫璹有戰功以病請退故也張璹已見二年六月

丙辰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慤言朔望御文德殿祁

寒盛暑數煩清蹕紫宸之朝歲中罕御欲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紫宸所貴正衙内殿之朝儀並舉從之　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丞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閒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此墨史所書朱史簽貼云取問到前史官並無照據即無田廬墳塚歲被其患之事顯是前史官誣罔合行刪去添入王安石日錄内語按朱史所刪去新史已復存之日錄内語仍載於四年五月十一日林希野史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即謬云詣闕謝爾使者因

代爲百姓謝於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之爾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布不記何年今附注此又附七年正月甲子

丁巳賜武舉進士文煥及第注兩使職官熙河路準備差遣侯抱真而下二十三人授以三班奉職借職差使緣邊差遣後復賜煥進士及第爲梓夔路察訪司準備差遣據日錄文煥黔州武進士當考十一日御試

戊午王韶言大首領轄烏察等以岷州來獻賜行營將士特支錢有差轄烏察者摩正諸弟也居岷州雖有部

族無文法今年春冦臨江洮山寨至是乃降朱墨二本十一月八日丁未又書轄烏察來降與此相重今移彼附此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為奉安太一使樞密使陳升之參知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充蔡挺為前導官龍圖閣直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管勾初進呈奉安故事當差宰臣上欲止差參知政事以為郊始用宰臣為使王安石曰太一即天帝上乃差宰臣前導用御容例即差兩府上令差兩制安石言恐

合依御容例上曰天神也仍差兩府前導　環慶路蕃官内殿崇班蒙布為内殿承制閤門祗候蒙布累有戰功故引見而命之　詔三司委官比校淮南等七路酒稅課利增虧以聞　淮南等路發運使羅拯言兩浙淮南東路災傷民多流移恐向寒益致飢殍乞行貸䘏詔增賜兩路常平糧斛各三萬石並依戊申詔旨施行内兩浙仍令沈括提舉戊申八日

壬戌御史蔡確言聞京東河北路提舉鹽稅王伯瑜於

所部商販遂利奏事赴闕及出廵至近畿販京東河北帛入京師復以京師帛貿瀆棣間往往與本部公人秤子交市家有數機更自織造伯瑜人物至下幸蒙任使以察察為職而身不奉法貪恣之聲流於道路乞遣官窮究其事重行絀責以戒搢紳詔京東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其後遂司言伯瑜在職審有不公事狀詔送京西北路差官劾之伯瑜坐追四官勒停唐州安置又言孫坦自河東轉運使除度支副使物論不以

為允但奉使諸路最為無狀前後刺舉乖實上賴朝廷清明不容坦之誣罔官吏每皆得脫究濫坦之不公暗繆中外莫不詳知忽蒙召還參掌大計不惟坦之冒竊將誤任使而天下職司無以勸沮乞置之散地以協衆望不報據朱史簽貼云無施行刪去今依舊存之但云不報　王韶入岷州鞲烏察及本琳沁來降韶諭以不討虜無所得食兩人各獻大麥萬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於是王安石請償其價上疑此犒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

服而有之既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獻償其價乃所以懷

慰新附也上從之九月二十二日

癸亥樞密院言諸司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及十年遷

閤門副使并中等使額本條雖言經邊任及朝廷委寄

顯著勞能者方遷即不定邊任職局所在亦不分勞能

大小等差及以何使額為中等故王咸有得以滑州鈐

轄為寄任王易王澤李瑊皆自宮苑副使轉南作坊使

十五資使額為中等良以立法之初不至詳備欲自今

諸司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如充職及十年曾歷四路沿邊路分都監或緣邊知州軍或安撫都監副使同安撫或自轉大使臣後以勞績曾遷官者皇城宫苑副使並除閤門副使雖不歷緣邊又無勞績但及十二年者亦遷閤門使副其餘副使並據使額遷五資依舊兼職若不願兼職及遷正使者並罷兼通事舍人其舊條曾經邊任及朝廷委寄顯著勞能兼轉中等使額自今更不行用從之王𤦺有事日錄因程昉轉官略見其端當考

詔故長寧州土

刺史㪷蓋子㪷辣為長寧州土刺史𪔀厲村首領㪷始該為廵遏使以措置夷事熊本言㪷辣族距淯井監十里領山前十二村夷衆未嘗為寇昨以一馬七牛吉刀等結㪷始該攻討三里夷賊來効首級㪷辣乞與父時封爵𪔀厲村亦控制諸夷水陸形勢之地緣始該隷南廣州土刺史李行從難即使之同列故有是命

戊戌手詔聞河北近置獄甚多捕繫亦衆無辜吏民頗苦追擾可令監司提舉司速具見置獄所勘罪狀及禁

繫官吏以聞仍先催促結絶無令枝蔓　分命輔臣祈雨　察訪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漢户典買夷人田土者聽令訪聞戎瀘州縣分前此漢人亦多私典買夷人田土者皆出情願即無競爭但不敢經官印契謂宜許令齎契赴官陳首如無交加即印契給還其元無税租地土不以赦前後並令量認租税從之五年九月三日詔陝西緣邊蕃部土地許典賣租賃令判將作監向年五月二十九日又聽典買夷人田土
宗儒乞罷蔡河木岸從之初議者乞置木岸已而計功

所用梢樁夫力頗大故罷之止令修完土岸而已

是月廢真定府井陘河中府永樂濵州招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澤冀州新河陳州南頓縣並為鎮據九域志省鄭縣當附此

上謂王安石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佳賜與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勸農事為急甚年實録本紀並係之五年五月當考

善初蔡河既作重閘有餘水乃教河側人種旱地為稻而奉先率先種稻上曰蔡河雖作重閘而未嘗閉者水有餘故也若教人廣引蔡水種稻則蔡河乃不患水多

安石曰鄧艾得并水東下營田者以不賴蔡河漕運故也自來賴蔡河漕運故欲并水東下作鄧艾遺跡不可得今蔡河作重閘無所用水則欲并水東下無所不可若相旱地為塘多引溝洫作水田則陳潁數州自足食餘及京師矣此須擇一能幹事人方了此陳瓘論曰以農事為急又急於勸農神考聖政不掩也然臣考日録之内牴牾誣訕之言臣不能無疑焉造神考之言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得西川又撰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之所甚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斂怨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得西川見七年二月九日

冬十月庚午朔提舉在京市易務言市易上界先借内藏庫本錢百萬緡乞三年還從之仍以今年當撥錢三十萬緡借為杭州市易務本　軍器監言遣著作佐郎朱伯虎等齎精利軍器付遂州軍為式製造從之（六月二十七日可考）　知貴州沈起言招到融州溪峒蠻人乞籍為王民開通道路建置州縣城寨詔具當補首領職位及所經制事以聞（十二月十三日可并此）　又詔知熙州王韶籍殺傷河州降人者以名聞如委難推究即勘會王君萬等捕

斬人元管使臣及同作過人條具來上初圍河州蕃部開門請降諸軍既入夜殺降者二千餘人軍前匿之不奏上聞之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故命考實其後韶究殺傷已降蕃部等數詔景思立不賞趙簡等十三人候韶到闕取旨　熈河路經略司言乞許人投換義勇以地給之起立稅額詔以官地招弓箭手仍許近裏百姓彊勇者占射依內地起稅排保甲即義勇願投充及民戶願受蕃部地者聽之其頃畝令經略司以肥瘠定數本志

同

辛未江淮等路發運使太常少卿羅拯為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留再任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應諸州市易務隸焉　荆湖南路察訪章惇言三路進兵討懿洽州蠻已平綱要云斬蠻酋田元猛　司農寺奏請白馬韋城胙城管城新鄭五縣保甲依畿縣例於巡檢縣尉司上番教閲從之　光州刺史駙馬都尉張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先是上以敦禮不識王安石遣敦

禮詣中書見之敦禮求獨見安石安石辭以不曾被旨與衆見之是日上問安石見敦禮否安石對如前上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於家亦孝友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

壬申權三司使薛向言準詔根究陜西財用闕乏因依乞遣度支判官鄭民憲乘驛點磨秦鳳等路其永興軍

路就委提點刑獄張穆之從之十一月一日罷省牒取索文字　王安
石言近得章惇書辰州屢獲首級新附之民爭先思奮
益恐功在人後上曰近者諸路士氣甚振凡兵以氣為
主惟在朝廷養之耳馮京曰陛下賞之厚上曰慶歴日
用兵賞非不厚然兵勢沮敗不能復振此可為鑒也安
石曰誠如聖旨若令數敗即雖厚賞之何能振其氣要
當制置令勿敗耳上以為然因言李牧事曰古人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益養士氣以一決成功安石曰此所謂

其節短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亦是意也　詔河州安鄉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築堡於河之北上曰安鄉城鄯廓通道也濵河戎人嘗刳木以濟行者艱滞既甚何以來逺故命景思立營之又詔延州永寧關黄河渡口亦置浮梁永寧關與石隰州跨河相對嘗以芻糧資延州東路城寨而津渡阻隔有十數日不克濟者故又命趙卨營置以通糧道兵民便之　是日王安石因進呈瀘州事言得熊本書以為甫望箇恕晏子可羈縻初

本在京師臣與言當如此本不以為然及今乃知須合以爵命羈縻緣甫望箇恕羈旅能畧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畧或是豪傑若不羈縻任其并吞以彼生夷不難并制遂致強大即為一方邊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羈縻旁近諸夷各隨所部加以爵命既各有爵命並為内屬部落即難相并吞縱欲如此即諸部各待王命彼亦畏中國討伐又懷恩命自然并吞之心息此所謂為大於細圖難於易也上悅曰已令熊本經制他日可如此

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請僉議除瀘守上曰專令熊本經制却令本自舉一人知州事更求人必未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癸酉詔諸軍排聯長行遷節級應取功勞者取兩次以上人功勞等以先後先後等比重輕重輕等以金瘡多者為先

甲戌相度兩浙路水利事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飢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食人興工從之　併

龍衛三十九指揮為二十指揮

乙亥詔淮南東西兩浙路災傷州軍當職官有弛惰不職不能存恤振救飢民者選官對移仍體量事狀以聞

知桂州沈起言邕州左右江溪洞前此職司未嘗巡歷令轉運判官杜璞獨往慮諸蠻以故驚疑詔璞依故例出巡其入洞點檢教閲兵甲即令經畧司差官

丁丑秦鳳路經略司言發弓箭手彊人二千駐岷州詔於水洛城及於永興軍屯兵内差人代歸本路上以邊

人調發頻數慮民力不堪故寛之也　詔布衣李復王諶聽往川峽募人分耕畿縣荒地以為稻田元豐元年十月乙卯復諶推賞所募耕者闕人亦任馬不但川峽也

戊寅三班奉職申翊為右班殿直閤門祗候武學教授初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當調官者雖有法式尤草畧至是命立新格程其能否而進退之翊弓馬策問皆入高等特擢之　又詔熈州大威德河州德廣禪院歲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為漢蕃陣亡人營福　王韶奏

收復岷洮等州乞優賜諸軍特支錢從之
庚辰分命輔臣祈雪　秦鳳路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蔡延慶為龍圖閣直學士本傳云云已附注十一月二十五日　詔三司出紬絹二十萬付王韶買熈河路蕃部餘田　又詔岷州置廣鋭武衛本城廂軍各一指揮　熈河路走馬承受入内東頭供奉官李元凱為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經略司提奏詣闕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烏察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琳沁

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族於綽羅川通熈州路疊州策凌扎卜洮州卦斯敦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巴珍覺亦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闢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千里斬首三千餘級獲牛羊馬以數萬計呂惠卿墓誌云於是西直黃河南通巴蜀北接樂蘭幅員踰三千里當考惠卿誌韶墓國史多因之惠卿又云降其名王二莽轄烏察及巴珍覺皆王也史既削去今亦從之王韶收復五州皆無端的月日據日録八月二十六日韶奏洮州降九月十七日奏至馬練川十八日奏轄烏察等獻岷州其他皆無所考見今依本傳并書于此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

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葢洮岷疉宕連青唐瑪爾巴山林木翳薈交道陿阻不可行韶欲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為名令青唐羌為衛以大兵駐谷口鎮之至是可連數騎以行而鹽井平川初既築城又據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克捷云

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復熈州洮岷疉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

石遣内侍李舜舉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
廸迄有成功今鮮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
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疏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
執政奉承聖旨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令舜舉諭旨
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
以傳遺子孫表朕與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
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賀故再御紫宸　知熈州
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韶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左諫議大夫秦鳳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州刺史張玉為宣州觀察使知通遠軍權熈河路總管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刺史知岷州引進副使張守約知通遠軍　初議賞王韶以節鉞王安石曰優與轉官職可也節鉞宜待後功韶奏乞與黄察換武官令知岷州上曰岷州當付高遵裕用察非所宜王安石曰誠當如此乃使守約代遵裕上又欲令遵裕帶沿邊安撫使曰王韶嫌景思立事權重若

復以此命遵裕則足以抗思立事權安石曰甚善翌日又言陛下欲經略四夷則須明軍中紀律太祖遣兵伐江南諭曹彬但能斬次將即能為大將葢知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故也今王韶為大帥髙遵裕則陵慢於東景思立則陵慢於西昨與思立分路乃令思立自擇要去處其後約與思立會合思立乃不肯來即止令苗授以下來不得已而來然亦不至所期處而止臣聞如此問之李元凱果然若將佐乖戾不相承稟如此則大

將威名不立於境内如何欲加敵國今韶幸有功臣謂陛下宜稍别異令高遵裕景思立輩知所忌憚則韶威名宣著邊境大將威名宣著即勝之半也如其不然恐緩急有大舉動必誤事耳　是日上論及天下戶口之數王安石等奏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太平百年生民未嘗見兵革昨章惇排定湖南保甲究見戶口之衆數倍前日蓋天下舉皆類此上曰累聖以來咸以愛民為心既未嘗有大征役又無離宫别館繕營之事生齒

蓄息葢不足怪因言三代盛時諸侯一遵法度及其衰法制弛壞不可復振為天下者正當以大公之心以正朝廷使紀綱號令上下有守雖更數千百年安有怠忽之弊又論邊將因言李廣程不識之為將謂廣得士心不識有節制已能勝敵之半　勾當御樂院李憲為逕郡團練使寄資給全俸景思立攻下阿納城憲監其軍故有是命

壬午賜岷州公使錢歲千五百緡

癸未内藏庫使提舉熈河路蕃部王君萬為皇城使英州刺史賜絹五百匹走馬承受六宅使李元凱為禮賓使寄資大理寺丞汲逢遷兩官餘推恩有差賞収河州之功也　詔三班使臣先給事英宗者並與指射差遣一次

甲申朝獻景靈宫

丙戌遣司門員外郎趙約之自京至河州提舉編排馬遞鋪及補帖兵級李一替仍令河北監牧司給馬配填

以上批聞秦州以西至河州遞鋪闕兵士及馬故也
募在京廂軍赴河州人支錢千賜袍一　秦鳳路轉運
使蔡延慶言比差三班奉職伊懷寶管押糧草出洮西
而懷寶以前日部糧草得賞輕乃求隨軍如奏功望毋
推恩以誡徼倖上曰此亦人之常情管押糧草何人不
可懷寶亦勇士正堪行陣蓋延慶使之非當耳又曰岷
河蕃部族帳甚多儻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政
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若於陜西極邊會合閲練為用兵

之勢以形敵人彼必隨而點集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敝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王安石曰朝廷但當先為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完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馮京王珪曰儻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於點集而我無攻取之實一二年間必不我應自爾舉兵若蹈無人境矣上曰此乃昔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於此　賜兩浙

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司以賑飢民

丁亥熈河路經略司言邈川蕃部都廵檢使温納木扎爾賴沁薩勒乞授官給俸詔授莊宅副使依漢官請給時温納木扎爾賴沁薩勒居河州之北所管二十八部族有兵六萬餘人西接董戩南距黄河匀家族東界咱家族北鄰夏國所居至河州四驛今與夏國通和聞河州既下遣次首領和爾阿木都四十三人請命故寵之　上批步軍司虎翼右第二軍第三指揮人員三百四十六人引見呈試

弩檐刀轉資賜銀有差延教使臣以下皆推恩時在京諸軍出戍還營教閱多廢忘上初置内教場訓練有法旬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勸沮之人人奮勵五年九月癸亥舊紀書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而勸沮之新紀同葢誤也合削彼存此皇城使馬偁言河北禁軍自立牙教陣法訓練已成序惟馳驟野戰未精臣竊見涇原路土兵最號精鋭乞選弓馬出衆之人赴河北教習從之　手詔河北災傷其境内盗賊委安撫司酌情處斷今淮南歳飢可檢會依此指揮　詔常州

武進晉陵湖州歸安烏程長興五縣各增丞一員杭州鹽官於潛湖州德清武康秀州崇德五縣各增主簿一員以事劇從轉運司請也

庚寅兩浙轉運鹽事司乞益兵千人詔發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時以鹽法未行盜販者衆故也食貨志熙寧四年分遣大理寺丞盧秉著作佐郎曾默往淮南兩浙詢究利害與時竈戶煑鹽與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秉先請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買鹽者而鹽場皆定鹽竈火伏盤數以絶私煑之弊自三竈至十竈為一甲而煑鹽地什伍其民以相稽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

地而又嚴捕盜販者於是兩浙鹽事司請益兵千人詔發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王安石為上言曰兩浙自去歲及今歲各半年間所增鹽課四十萬今又增及二十五萬緡而本路欲用四萬募兵增置巡檢甚便樞密院蔡挺以為不可皮公弼馮旼者希望沮其事安石曰夫以所增鹽課十分之一二足以多招廂軍使私煎者絕則無復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以待不虞其利二也鹽課大增其利三也且又不販鹽自須反本尤為大利今杭蘇鹽課虧乃私販不禁故有鹽賊淮南鹽課增以私販者絕故無盜朝廷若謂鹽禁當弛曷不盡弛之若其未可即當禁絕私販然後人不陷於刑殺今議者知鹽禁不可弛而但欲寬其禁是陷人於刑殺也於是卒如兩浙奏蔡挺以五年二月十六日自渭州召入為樞副不應四年便與王安石興論本志稱四年必誤合從實錄係之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今但附注于此盧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檢正吏房殿中

丞權發遣兩浙憲仍專提舉鹽事七年五月改淮東憲六月仍以浙憲轉一官八年五月以太常博士遷祠外升一任浙鹽增課故也

上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省財王安石等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閻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知勸觀其技藝之精一人可敵數夫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安石又言併營練卒事既有效凡此皆無害於人而不逞者乃妄相扇動上曰須漸定去安石曰今已帖息矣兵志第五卷併營篇熙寧二年

始併廢營陜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七十
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併者
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
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皆㑹總竒零各定以常額
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
他軍之闕或隨所併兵入𨗳指揮依職次高下同領上
甞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
迺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除二節賜
予及僕從廪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
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束𢈔事
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志所載上謂
輔臣云云别見七年六月十九日
章惇與王安石書
言誅舒光貴得馬軍力安石為上言之上亦以為南方
宜用馬軍安石曰彼止有步人我兼馬步固宜勝上曰

今馬軍多不精一營或止有數十匹馬安石曰此自當省併上曰見已省併安石曰洮河異時可以牧馬若團結訓練鼓舞蕃部為用即不患無精騎可使因言王韶已令汲逢團結蕃部支散常平及養馬上曰須武人乃可任此安石曰要用兵須武人平時團結即須文吏今因散常平團結成什伍就令酋長管轄使沾息錢之利即酋長樂為用緩急擇其材勇者以功受賞則衆必爭奮矣

辛卯河南監牧使司封郎中劉航權河北西路轉運使河北路都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為河北東路轉運使　賜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緋章服以被命提舉陜西錢帛之勞也　鄧州置教閱忠果兩指揮請受賞給視京東忠果　王韶言摩正子烏丹烏沁與補一官詔補三班奉職賜姓錢名懷義　又詔河州置武衛安鄉城置蕃落各一指揮仍差鄜延環慶秦鳳路走馬承受各就本路選募上曰洮岷蕃族繁盛俟召王韶

至今議團結庚宂日可用王安石曰羌夷之性雖不可猝化若撫勸得術其用之也猶可勝中國之人上曰昔商之頑民本居中國又以畢公主之尚書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況蕃夷乎但日漸月摩庶幾有就耳日錄二十一日對語與此相類又重疊六月四日所書今止用墨史舊文亦改朱史六月四日所書但存日錄對語緣朱史參取别修語意又重疊也

刑部侍郎致仕解賓王卒

壬辰權發遣廣東轉運判官許彥先請應銅錢路通行折二錢詔除在京并開封府界外諸路并通行四年三月十四

日七年七月十八日可考兩紀並書壬辰行折二錢
明州言高麗入貢上批本州遣諳識海道人接引轉運司委官用新式迎勞高麗自國初皆由登州來朝近歲常取道明州蓋遠於遼故也上慮州縣供頓無前比因以擾民故命立式仍一切取給于官又詔高麗不通華言慮規利之人私與交易令所在密止約又詔引伴禮賓副使王謹初等與知明州李綖訪進奉入貢三節人中有無燕人以聞 詔宗室女僕嘗生子者不得再雇入有服屬位

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黄河水極清泚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黄河之源淺可涉蓋不誣也然河之本源未見所出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皆以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詔五岳四瀆所在長吏祈雪　賜章武軍留後承選芳林園宅地一區官為營

造　賜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張誅王廣淵各銀絹五百以收復河岷應副軍須有勞故也　上批武成王廟自乾德二年用唐故事建於都南以郭子儀升殿復以李晟補其闕詳開元十九年剏廟之始李靖李勣已與圖象昨以堂廡頽廢命官修完今已工畢其令禮官議先朝功臣勲烈著於簡策可配祀典者以名聞後不果行丙申知桂州沈起言已遣兵防托蠻賊慮辰州討賊將卒不分有無罪惡一例殺戮乞下章惇約束從之　上

批聞河州修城禁軍弓箭手廂兵自興工五十餘日緣身衣裝清裂殆盡雖日得傭錢而募人助役尤為勞費可量與支賜禁軍人給絹一匹弓箭手廂兵人給錢千仍候分也日給之　賜江南東路常平米七萬石賑濟災疫　詔都水監司農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今並許直牒閤門上殿　沈起言交趾劉紀欲歸明不納必恐如儂智高上問執政交趾事僉以為未可許劉紀許劉紀交趾必爭王安石曰聞温杲已來乞候温杲到商

量取吉上曰交趾可了但恐沉起了不得安石曰起自以為易了然兵事至難誠恐起未易了馮京曰交趾安能一心但恐其人相與之固不如羌人爾安石曰交趾所任乃多是閩人必其土人無足倚仗故也二十七日事

丁酉權三司使薛向請止絕秦鳳路轉運使蔡延慶置場減價出賣鹽鈔從之先是延慶言熈州築城寨一役方興屯戍甚衆洮岷大兵費用日廣臣已權一時之急以東南鹽鈔依市價募商人入中見錢雖所賣價稍虧

元數而為利甚厚至是向言始有旨以陜西觧鹽歲入不過三百萬緡分於兩路州郡秦鳳歲當一百七十一萬緡今秦鳳未滿歲而入中錢已四百六十餘萬緡溢兩路之額而延慶更欲權宜損價非獨輕動舊法兼已溢定額為害不細故詔止絶　煕河路經略司言収復河岷洮等州逐處蕃部各懐震怖當職官吏因此往往擅發蕃部及雇牛驢負載官物乞誡約之詔煕河路諸州城寨官司應當差牛驢負載官物並禀於經略司如

緩急邊寇聽一面差發仍以正兵兼蕃兵其擅差及科配者並從違制論提舉官不覺察奏裁仍許人告厚賞之 上批熈河一路自用兵以來誅斬萬計遺骸暴野遊魂無依朝廷子視四海所宜哀矜可遣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収瘞弔祭之仍設水陸齋為死者營福焉舊紀書遣内侍掩熈河暴骸新紀但書詔不書遣内侍 詔施州蠻聽以金銀平估實直質官糧米如七年不贖即變易之初施州蠻因災傷以金銀倍估直質米于官官司不能禁至是始令估

實直以易之　詔中書自今命官過犯及編配人所犯情理分輕重次輕次重四等刑名著為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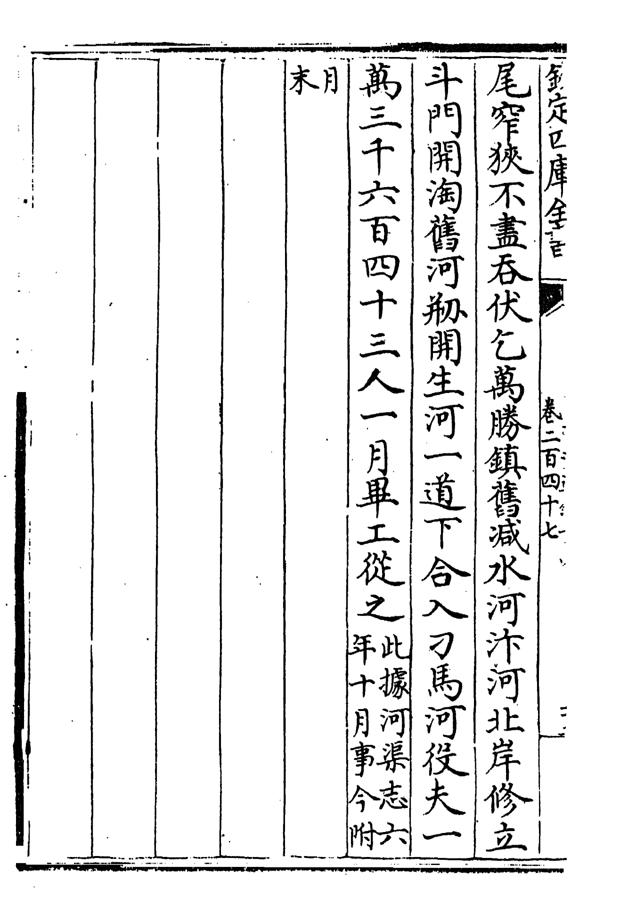
戊戌于闐貢方物兩紀並係之年末　詔通判河州太常博士李山甫送審官東院與監當坐偏與執政書飾言邊事蔽覆河州官兵違節制殺降故也　畫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圖所上十八路圖一及副二十卷上言四夷但訓練兵精不常屯守有警乃應今中國反不如王安石曰比來中國誠不如四夷今四夷又不如古中國若盡什

伍其人使隨處有以待敵乃古中國之法也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黄履權監察御史裏行

是月廢梅州入程鄉縣隸湖州省熙州馬𩦪寨新紀於此月末書占城降於交趾舊紀無之今不取

詔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等開修直河此據會要七年六月所載增入其詳具七年六月末六年六月十七日十一月八日七年一月五日十二月十一日並當參考

汴河隄岸司言汴水添漲其京西四斗門分減不退以致開決隄岸今近京除孔固斗門減水下入黄河雖有孫賈斗門減水入廣濟河然下



尾窄狹不盡吞伏乞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刱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從之此據河渠志六年十月事今附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十一月庚子朔中書言奉旨置簿考察内外官司功過如遇差除檢録進擬内有特旨者欲自今亦同檢録從之　殿直張榮垂拱殿起居唐突自陳先因罪勒停有女賣入禁中詔貸其罪令内東門還其女

王安石言薛向取陜西六年錢榖金銀匹帛出入細數兩本擾人至多請罷之上曰中書令向根究陜西錢帛出入必是省中舊文字不齊整無由見得安石曰省中舊文字雖不曾磨勘然大數亦可見省中法禁嚴密如此尚不備即外州何由備有所勾追得替專副須及七八年以來凡幾人幾日乃可得了㸃如此無可了之期昨比較薛向界觧鹽一事尚自騷擾人衆終不能了而降朝旨罷之今此數十倍於觧鹽文字如何得了上曰

如何見得陜西錢帛增虧數安石曰薛向在陜西時錢帛不闕後來方闕若由人措置失措置遂致闕少即薛向但檢尋在省文字根究自在陜西時施行事後來如何變改遂致闕少若不因施行有異遂致闕少止是年歲豐凶事宜多少所以見在錢物豐約不同即亦大略可見不須一一點磨出入細數乃可見也乃令罷省牒所索文字後數日上又言陜西財用闕乏若有邊事何以待之安石曰有邊事亦不須增費前此邊事若朝廷

但令所在堅守城寨勿與敵角徐練兵擾之使不得息
彼數次點集自無復能動即秉常成禽爾如此則見兵
見糧足以辦事不務出此而隨事紛擾應之是以費多
而事不成上曰才有事便來乞兵安石曰太祖時將帥
有令兒男乞兵者乞不得哭而去然終無敗事今將帥
乞兵與不與在陛下上曰太祖用郭進今恐難得安石
曰郭進有何難得舉事則才自出如王君萬方其為指
使時孰謂其可使因事立功然後知其可用爾上曰今

曰外夷誠可如此待之安石曰中國廣大人衆財冨加以陛下聰明憂勤天下若措置不失即雖冒頓亦何足畏漢高祖為冒頓所困亦以中國倦兵人思休息而已使漢高祖有今日天下必不復畏冒頓也上曰天使中國有勝外國之道但後世倒置爾安石曰誠如此詩以外國强中國弱為牂羊墳首明非天地之常理也

辛丑增置岳州平江縣丞一員

壬寅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指揮歸信容城兩縣令尉自

今遇北界巡馬並徐行驤逐毋得相傷初北界巡馬過白溝而歸信尉臧景射傷涿州小鷹軍使固德等故約東之七月二十五日日録韓縝奏留馮行已以為若罷行已北人以為射殺人故罷即愈驕若復來必以為有計議北人更疑上曰行已奏報亦不覺其昏錯或曰昨對北人言展拓城池是錯上曰昨曾孝寛所帶去使臣乃是張利一所辟人不過聽此輩語故爾縝退余白上孫永言臧景者邢佐臣增疑射殺人或非全屬南界地分此事未可知然不可不察又白上趙子幾云人甚稱張利一臣為言朝廷所知利一實事數條乃言都不知有此蓋雄州使臣盡是利一所奏辟故如此此事與臧景相關附見待考　詔今冬不閉汴口令造桟截浮凌先是權判將作監范子竒言汴口

每歲開閉勞人費財不惟民力重困兼閉口後阻絕漕運乞每至冬更勿閉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罷轉般其年計必大有所增操舟兵士自可減省上下酒稅課利亦當以故增多公私便利無越於此若謂經冬不閉致湮河道緣每歲閉口多在冬深已是霜降水落迨至斷流亦有澄沙却遇春水衝注別無停積若後當淘浚修疊自可約定年限權行閉塞比之歲歲興功煩省異矣乃詔汴口官吏相度卒如子奇議時高麗遣使

入貢令自汴泝流赴闕初議不閉汴口上曰舊閉口良有所費安石曰聞有時費至百萬上曰數年前若言不閉汴口即人須大駴乃令不閉汴口及勘會遞年所費閉口人工物料進呈上曰聞都省有碑言溝洫前通於汴水不知自何時如此河底漸高安石曰今溝首皆深汴極低又觀相國寺積沙幾及屋簷則汴河如此漸高未久上曰有汴河來已久何故近如此漸高安石曰舊不建都即不如本朝專恃河水故諸陂澤溝渠清水皆

入汴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積自建都以來漕運不可一日不通專恃河水灌汴諸水不復得入汴此所以積沙漸高也沈括筆談頗與王安石之言相表裏今附注于此待考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渠權借浚汴夫自爾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比泗州高十

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就京城東數里渠心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亦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子令決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癸卯麟府路走馬承受全惟幾請罷廂軍為弓箭手從之初河外多曠土上遣帶御器械王中正募民為弓箭手以實之用省戍兵轉運使趙子幾因上集募廂軍策而不較廩給之費至是罷之

甲辰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薛向為龍圖閣直學士沘

河闢土其費不貲向悉力營辦人以為難手詔賜銀絹各三百曰卿留心邊務覩此成績當慰忠懷向因請戒將帥減溢員罷冗兵省浮費節横斂且以越職為憂上復諭以手詔曰𠂀選卿主領國計今能建明不失機會乃職所宜何越之有

乙巳詔河東路經略司新招弓箭手墻院屋宇等並官為修築如願請材木自備工者聽　又詔辰州南江軍前並賜特支錢有差

丙午同察訪京東路常平等常州團練推官呂升卿為太子中允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司馬記聞云升卿察訪京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必須升朝官為之借以中允壽名説書今日録乃不云借當考

詔軍器監以殿前為軍司所相度鞍轡様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邊様皮韉小鞍用木鞍長韁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騎者隷諸軍後上批昨降鞍様慮數多計置未集聞諸軍亦有私鞍大約及新様若能自置即給價錢志有此六月二

十七日可考 上因懿洽捷報論及首惡慮走匿不可得安石曰師完威震外夷無敢保匿者恐須禽獲上曰如摩正官軍非不威震然終敢保匿何也安石曰自河州殺降即安敢保信邊將故死與摩正相保上曰殺摩正前何以不降安石曰時未有迫切之患故不降今迫切仍不降恐當以殺降故也

丁未王安石言以濬川杷濬黃河自二十八日卯時至二十九日申時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請以杷濬汴從之上曰果如此即大省夫力物料開河北一軍有用

夫五千而本軍丁不過五千一夫至用錢八貫歐陽修常以為開河如放火不開河如失火果用夫勞民如此即不如不開河安石曰若兩皆為害即開河用夫與放火失火無異若以萬人一歲之力能除千人百歲之害即猶放火失火之比也今以萬人之力除十萬人之害即決須為之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以其雖毒之終能使之安利故祁寒暑雨非不毒也若無祁寒暑雨亦無以成物也故亭之毒之乃為天道豈可但亭之而

已此據王安石日錄十一月八日事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建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黃懷信以為鐵爪太輕不能沉更請造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王安石甚善其法嘗使懷信濬二股河懷信用船二十二隻四時辰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趨之因又宣

刷一日之間又增深一尺懷信請以五百兵二十日開六里直河順二股河水勢用杷濬治可移大河令快上許依懷信所擘畫安石請令懷信因便相度天臺等埽作直河用杷疏浚上亦許之此既見日録五年十月九日今移入此河渠志云鑿直河七里日録云六里當并考它日又言開直河一道計省卻九百萬物料三百萬夫功如懷信所造濬川杷即處處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開者只為近水開數尺即見水施功不得今但見水即以杷濬之無不可使水趨直河去

處即一歲所省凡幾百千萬物料工夫又汴河廣濟河諸斗門減水河自此更不須計工開浚但製百千枚杷永無淺澱也此段見日錄五年十月十九日今移入此更須子細考詳恐日錄年月亦自差錯或非五年事河渠志云范子淵上試浚川杷之功詔賞懷信度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亦係之五年九月後須更參照別修開直河本末其七年二月五日并六月末又十二月十一日河渠志五年九月賞塞決河功後便載李公義事云節度推官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疏浚黃河內侍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未盡善中書請令懷信公義同度之杷制舟尾以大絙垂鐵龍爪水中棹工急棹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或謂禹所以浚川者也故名曰浚川杷懷信等請於清河港新開兩河港相迎處鑿直河七里試之以觀其効詔春首興

工是歲范子淵上試浚川杷之功詔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六年王安石為上言用杷浚二股河及閉塞魚肋河之利目今諸埽疏去沙嘴即水自移徙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上乃令與公義改京官七年二月五日子淵言疏二股及清水鎮河道已快而魚肋河三道漸背去可塞即河併入清水鎮二股河行流所退出民田甚衆詔子淵候浚深即塞之三月劉璯奏濬川杷疏清水鎮河道已深闊并塞魚肋河已訖功於是詔大名府安撫覆實以聞乃遣子淵提舉浚事自衛州至海口黃河六都大司各減官一凡埽岸官皆度減之而子淵劉璯朱仲立以浚功各遷一官餘減磨勘賜帛有差按十年三月十一日公義改京官四月三日差子淵提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賞子淵等獨賜懷信度牒與公義堂除不見於日錄當考

戊申熙河經略司奏諸將收復河州破常家族及隨王

詔往露骨山下先登用命鬬敵劾首級計三千餘人詔

推恩有差

庚戌屯田員外郎同判都水監侯叔獻兼提舉緣汴淤

田　錄三班奉職馬和子祐慶為右班殿直即給俸和

攻河州先登城流矢中頟而死故也　又詔河州功賞

獲一級加賜絹五匹其應接大兵破蕩部族者亦如之

提舉司天監所言據造歷衛朴等言測渾儀景表刻

漏差誤不可為則詔元管勾當官楊茂先送開封府劾

罪以聞
壬子司農寺請襄邑酸棗尉氏長垣封邱太康陽武開封祥符九縣保甲教習陣法依咸平等縣例入見從之
權罷今年畿內保甲聚教
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象德音降天下繫囚雜犯死罪從流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户本名税物失訴違省限不該檢放者監司體量檢放其闕食之民安撫提舉司優加振救無致流移除河北路負官物已指揮

外餘路負官物被災傷放稅及五分以上並權停先是

上以久旱欲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

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㫖擬合施行目進呈上於禁

中增入檢放一節葢上察於政事卹民如此

乙卯詣集禧觀中太一宫酌獻

戊午權武昌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王安國為著作

佐郎祕閣校理故事崇文院校書二年乃除館閣校勘

安國以參知政事馮京王珪薦其學行故特有是命

司農寺言開封府界保甲以五家相近者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但及二百戶以上並為一都保其正長人數且令依舊即戶不及二百者各隨近便并隸別保諸路依此從之八月二十七日戊戌可考　上批陝西義勇未曾排定近降新法未該行使令涇原路已如此行使可令經略司分析具奏此據御集當考究竟二十日上批合參照　熈河經略司言包順乞以獻鹽井功狀錄用其子詔王韶勘會鹽井既係衆獻何故包順今獨請賞若獨賞順則

其餘有無爭競及令韶相度鬻鹽條件以聞　契丹欲爭蔚應朔三州地界事有萌芽上深以為憂王安石白上契丹無足憂彼境内盜賊尚不能禁捕何敢與中國為敵且彼坐受厚賂有何急切乃自取危殆上曰緣河北亦無以支吾安石曰河北人物稠衆但措置有方不患無以支吾事緩即緩措置事急即急措置呂惠卿家傳載惠卿語云今敵亦未必至此借令起事以中國之大急則急應緩則緩應與安石此語略同附注八年四月五日丙寅蕭禧入辭下上曰彼人衆奈何安石曰人衆尤非所患若人

衆而有能率衆之主分别材鄙勇怯各當其分即可畏若無能率衆之主分别材鄙勇怯各不當其分即直易擾敗爾患在於措置無方不能分别人材鄙勇怯所以率衆非其道爾不患彼人衆彼人衆乃所以易擾敗也上曰先朝何以有澶淵之事安石曰先朝用將如王超亦嘗名對眞宗與之語退以其語與大臣謀之臣讀史書見當時論說終無堅決上下極為滅裂如此何由勝敵又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

兩卷文字云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御將如此即惟王趙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材畧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衂也但任將一事如此即便無以勝敵上以為然上因言日力可惜若遲一日即失一日事安石曰有遲一日而失一年事者上曰若排保甲義勇又須待農隙即是有遲一日遂失一年事者安石曰遲一年事即有遂不及事者上又以夏人為憂曰若有此事則兩面俱受敵奈何安石曰朝廷未宜

有北事若有北事夏人不能勝當時中國今日中國與夏人豈止如元昊與當時中國以此不足慮也後數日上又言契丹如此旅拒奈何安石曰契丹占齪爭尺寸地界其略可見何足憂不知陛下憂錢糧不足耶憂人衆不足耶憂無人材與計事耶上曰人材既未陶冶成就錢糧亦誠不足人衆又未訓練安石曰事有緩急故措置有緩急若有警急即急要訓練人衆亦不為晚就令契丹便欲絶盟非年歲未能大舉臨時應變足可支

吾若論錢糧即因鑿急經度亦不患少但今未急故亦不須汲汲爾惟人材之少最是急切之處然因事乃見人材如熈河事即熈河人材頗有可見者懿治事即懿治人材頗有可見者陛下若明見物情無所蔽塞令有能有為者無顧望之意無巻懐之患人人各以赴功趨事為欲則人材不患不足任使也人情上不過為道義中不過為功名下不過為爵禄陛下若能以此三者待天下之士各不失理分即無賢不肖但有寸長皆為陛

下盡力即無能之契丹何足慮上以為然朱史取陸下若明見物情

以下語附七年二月丁丑今仍見本日

庚申王韶遣本琳沁固雲沁巴詰闕皆岷州歸順首領也　上批義勇保甲條近曾孝寬等相度河州一路利害參議立定其陝西諸路慮事體不同故令經略安撫司參議未見奏報而聞已有施行者恐司農寺兵部等處行遣差誤可令具析自承指揮後行遣次第以聞御集

在二十一日實錄在二十二日今從御集并十九日上批可考

遣上内供奉官李憲

往太原府代州勾當公事此據御集當考

辛酉詔永興軍河中府陜解同華鄜延丹坊邠寧環慶耀十五州軍各依元刺義勇外商虢州保安軍並止團成保甲　詔定武臣差遣法以其仕歷資任為六等陞一等為權陞兩等以上者為權發遣並通計二年為一任若特恩陞改者不依此　振武軍節度使李璋自郢州還朝卒于襄州贈太尉謚良惠錄其子五人各遷一官未仕者三人為左侍禁璋强敏好讀書未嘗校家之

有無及卒其弟駙馬都尉璋欲貸襄唐許三州官錢各千緡以治喪事後輸於左藏庫上曰璋故章懿太后家也其以所貸錢賜之

壬戌右正言知制誥兼侍講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提舉制敕庫先是檢正刑房公事李承之請置庫因以承之兼領所貯五房文書難止令一房提舉故命惠卿領焉　詔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李平一等具析妄奏監鼎州稅借職王晏昏懦不實因依以聞晏赴三班院

體量堪釐務也　大宗正司言宗室全闕官馬及半闕從人者聽依朝旨免赴朝從之　上問養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餘貫乃養得一馬若令洮河蕃部養馬所費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馬因地宜馬又蕃部以養馬為業極便利所省錢計不少而坊監地賦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論三代政事以車馬為急安石曰今用車即不須用馬但以人挽之足矣以人挽車省芻糧無奔蹔未必不勝用馬辟如古用簡冊今用紙雖

三代聖人復起必不復用簡冊恐以人挽車亦如此上曰事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聖人但隨時制法故用馬爾上又曰天使中國有勝外國之道但後世失其道爾此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明年二月十二日可考

癸亥上論熈河糧斛事欲以逐路財賦付經畧使自管然卒不行上以農事為急王安石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必資天地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寛鄉亦王者所以生財闢土之道也

甲子權發遣秦鳳等路轉運判官賛善大夫蔡朦為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同察訪永興秦鳳等路常平等事大理寺丞李察為太子中舍權發遣秦鳳等路轉運判官朦與蔡延慶共事而不相能故徙朦以察代之朦延慶不相能據延慶本傳緣以軍須牒發張守約兵朦奏之考按事實乃不然今但云不相能而不明著其所以十月十一日延慶加職

涇原路經略司言弓箭手人員立功換班行名下土田自今勿以自隨止令子孫或佃户刺填弓箭手從之　高陽關路都總管司言體量到諸州軍依

新法教閱已成倫叙不聞有避教閱逃竄者詔走馬承受王延慶張瑾具析以聞先是降諸軍教閱新法分上中下軍弓弩斗力及射親彊槍刀等第而延慶等奏有軍士避教閱投北界者故詰之　潭州言西上閤門使前知桂州蕭注遺表乞子充三班奉職孫舉三班借職從之於是上批注昔嘗有功長子刓服闋日更特與循資仍賜絹三百匹注本傳云注不肯取交州據魏泰東軒錄則注實言交州可取故復用與本傳不同歿後恩意如此則注本傳或不得其實當考注罷桂州在正月二十七日辛丑

乙丑詔同判都水監侯叔獻權發遣監丞俞充知主簿
劉璯各陞一任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吳審禮
劉淑各減磨勘二年並以兼提舉淤田有勞也　熈河
經畧司言鈐轄王君萬乞以轉官恩賞田授父母詔特
推恩不許回授　又詔三司於永興秦鳳等兩路每年
封椿觧鹽錢内借鈔計百萬緡付秦鳳等路轉運司計
置熈河糧草仍許詳酌邊儲緩急增損所定鈔價上怪
陝西兵少財用不足王安石曰此事已委薛向根究然

日下闕乏須應副令及時收糴上又以為轉運使非其人曰使此輩理財舉事未得安石曰陜西財用不足亦恐未可歸咎監司必是自有許多使處如熈州用兵數亦不多而所費錢斛乃如此之多緣既用兵即所費必如此至於小大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能致財用闕乏也上曰一事失計往往便至數十萬貫錢

丙寅左藏庫使董仲實為皇城副使內殿崇班李實為供備庫副使以章惇言仲實等在敘州與蠻賊戰有功

故也　詔開封府雪寒京城内外老疾幼孤無依者並收養於四福田院自今準此　又詔涇原路年例外益以鹽鈔錢二十萬緡付經略司市糧草封樁

丁卯河東都轉運司請汾石等十二州軍和糴糧草許以錢布中給從之

戊辰遣官謝雪　詔流内銓前廬州觀察推官江衍循一資會稽縣主簿葉表等六人各與堂除差遣並以檢括修州鑑湖之勞也　宋類苑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

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是月廢儋州為昌化軍崖州為朱崖軍萬安州為萬安軍以昌化感恩陵水寧遠吉陽及華州渭南縣並為鎮信州永豐鎮為縣置熈州狄道河州枹罕縣

十二月庚午朔章惇言衡永等州溪峒猺人因招諭納土乞並為省民從之

辛未罷詳定諸司庫務利害局詳定官國子博士吕嘉

問陞一任左藏庫副使劉永淵與樞密院指射差遣

壬申觀文殿學士户部尚書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張方平知陳州　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祿除舊請外歲支錢一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緡有奇實録止云三十萬今從沈括筆談詳書之詔以熙寧四年後坊場稅錢撥還不足則以市易市例等錢補之仍令提舉帳司歲考支收數上中書時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皆賦以祿謂之倉法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

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然皆取足於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剩息錢等而於縣官歲入財用初無少損且民不加賦而吏禄以給焉此段於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掇出附見沈括云天下吏人素無常禄惟以受賕為生往往有致富者熈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設重法以絶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禄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熈寧八年予為三司使日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貫一百七十八京師舊有禄者及天下利禄皆不預此數　樞密院承旨司言野戰及槍刀手之類自今毋得以五服内親對試從之

詔諸路奏賞自今功狀並具將官使臣元將出戰兵斬

獲輸折數以聞贈荆湖北路鈐轄司指使陳昌言陳昌朝為光禄寺丞録其子各一人為郊社齋郎以攻猪狫寨死事也

癸酉詔殿前馬軍司及諸路州軍牙教所射草人依宣試格改為草椿仍遠二十步　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興修撲椿口增灌東塘淀濼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濼為黄河所注其後河改道而濼遂填淤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河水灌之功不可成至是士良

建言宜堰水絶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從其請而有是
命
甲戌御史盛陶言昨吳安持請民輸錢免行都提舉市
易呂嘉問被詔與府司官詳定利害而嘉問過為苛察
牢取㣲利雖稍排定所費之外掊斂過多乞應免行錢
更加均定惟給行人常費之外其餘中下户並與蠲放
不報朱本削去　詔淮南東路轉運司募闕食貧民興修揚
州江都高郵天長界河及古鹽河

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為隊已令李浩試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然此法亦可增損為用上曰唐太宗問李靖兵法之要靖以謂不出形之使敵從之一言而已此誠簡要又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周公東征亦三年何其久也安石曰古人欲其師之完故不急務又其敵有彊弱故難克也如管蔡乃武王所使以

監商人其任至重必非常才於周之盛時乃能率衆叛
幾危王室益非易克者也上曰君子小人各有道所以
能相敵安石曰誠如此以黄帝之聖神而與蚩尤七十
戰而後能勝者由此故也上曰以武王周公大聖人商
之餘俗至歷三紀然後世變風移衛文公蝃蝀之詩乃
能止奔何也安石曰商人之俗習於紂惡之日久矣為
其所化如怨望周人不使之如商革夏有服在庭以利
口亂正非如止奔之易也上曰文王江漢之域無思犯

禮衛文公亦能止奔使國人不齒何以異此安石曰衛文公區區一國之君耳但能正身以御下得賢才而任之其地至狹尚能躬行禮義廉恥而所置卿大夫同德協心則彼淫奔之俗衆人之所惡者止之固不為難非若文王之時身為諸侯而能使江漢之人無思犯禮也

命提點倉場沈希顏御史臺推直官穆珣裁定在京冗占剩員他日上謂王安石曰剩員乃至八萬人多為官員冗占見呂公弼說其父夷簡作某官當時只有三

人當直安石曰夷簡作官若是稍近上只三人當直恐傷國體人主尊如堂羣臣如陛上下有等威乃可臨正庶民若甚削弱曾不如富人不知何以為堂陛之勢當時果如此亦未可為法且今日官員所被役兵皆有常數未見過當所患在非其人而已如呂夷簡為大臣納貨賂壞朝廷百事便與一人當直亦不消得上乃笑

此段見七年二月七日今附見

丙子給度僧牒二千付都提舉市易司募人入錢為秦鳳路轉運司糴本

丁丑詔京官為提舉官者並為同提舉　梓夔路察訪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議買田為名誘三里夷人斗設等至寨因詰問傷殺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唱殺尋斬訖斗設等劇賊也上曰此等夷人固不可赦然誘而誅之或為它日之害謂之唱殺特以此為名耳後本乞賞功上弗許蓋本以檄召戎州司户參軍程之元權領江安縣密圖之之元即召諸酋見於廷問景

左藏安在諸酋呼譟不服因殺九十餘人斗設手刃思忠者械送瀘州凌遲斬之以祭思忠之元眉山人也 朱史云無照據削去程之元事今復存之

詔司農寺齊兖州民冒佃泰山禁地量地肥瘠立租令依舊居佃

戊寅新權發遣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陳樞言熙寧五年蘇湖大稔米價視淮南纔十之五客船販米以繇路場務收往來力勝故蘇湖之米不至淮南乞權令免納從之樞又言兩浙第五等户約百萬出役錢裁五六萬緡

錢寡而所敷甚衆且第五等舊無役請得蠲免詔除之此據本志附四年十月鄧綰言李瑜周約後按樞以六年十二月方為淮西憲今附見　詔熙河路舉人不以户貫年限聽取應熙州以五人河洮岷州各以三人為觧額　又賜熙州新修東山禪院名曰慈雲東湖曰慧日

庚辰賛善大夫蔡滕提舉興修永興軍白渠滕此時任永興運判實録脱之當考　修撰經義所檢討洪州進士徐禧為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户房習學公事禧與吳著陶臨皆以白

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初呂惠卿薦禧所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經術變士人十已八九變矣然盜襲人之語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觀禧文學曉政事宜試之於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輩朝廷當即有差除後更用人如有不稱難於退紬欲置人為習學上以為然於是以禧為之中書五房習學公事自此始　上復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王

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見道故也如日有長短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葢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故能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王安石對見日錄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善

李靖結隊法名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摶執以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前司各為一法試其可者舊本十八日丁亥又書詔賈逵郭固教習比試隊伍法及令程昉於沿河採車材按賈逵郭固比試隊伍法已具此矣令依朱本削去丁亥日所書五月八日庚戌已令諸路教三人為隊此又云云當考本志云上患諸將軍行無行陣之法嘗曰李靖結三人為隊必有意李靖深曉兵星書羽林皆以三人為隊靖非無據乃令賈逵郭固試之本志附之五年當考然以為靖能勝外夷又數稱黄帝兵法必曉古人伍法其用三人為隊

或必有意安石曰後世無知兵者靖能結三人為隊以當衰亂散鬬之敵宜其每勝比之韓信則已不及至於黄帝兵法必非靖所能知葢自黄帝以來即有伍法豈容歷代聖人智不及靖而不能結三人為隊也上曰韓信以數十萬當項羽十萬靖以萬人當頡利一國靖未必不如信安石曰自蚩尤以來未有如項籍者頡利乃衰亂之外國李靖率習戰之士深入敵地而發其機又乘其不戒則其勝之固易上曰兵固欲措之於易勝安

石曰措易勝與難勝乃為奇措易勝與易勝不足為奇也馮京曰陛下論兵高遠非羣臣所及安石曰天錫陛下聖質高遠與堯舜湯武固無以異論兵誠為高遠然先王雖曰張皇六師克詰戎兵其坐而論道則未嘗及戰陣之事葢以為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不足道也孔子亦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以為茍知本矣末不足治也上曰事亦有趨時者如宣王乃以北伐為先安石曰宣王所以北伐乃以能分別君

子小人用吉甫張仲故也若十步之内君子小人曾無所分别不知如何能勝玁狁然則先王所務又有在北伐之先者陛下修身齊家誠無愧於堯舜湯武臣若見陛下少有闕失豈敢顧望不諫然即位六七年未能成堯舜湯武功業必有與堯舜武湯不同處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邪思馬斯徂人君茍出於誠正則馬可使臧可使徂而况於人乎然則無人為將率非陛下所患况今日四夷類皆非豪傑無足以累聖慮者上以為

然已上並見日録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又論兵以為能知陰陽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則盡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為陰陽五行所使通陰陽五行之理是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所為無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亦見二十三日上又言苻堅以百萬之師為晉所敗安石曰堅號為英主然其實蹟暗王猛苻融苦諫以為慕容垂常幸國家之災腹心之患也不知慮此而遠勤吳會此乃自敗非晉能敗之也上曰垂必有以中其心安石曰堅欲平晉垂勸之平晉

然後封禪此乃堅所欲故為衆所惑也上曰此在人君聽納明與不明耳苻融王猛以晉為不可伐而堅不聽故敗晉武帝欲平吳而一國之人皆以為不可獨用張華羊杜三數人之言故勝然則聽納之際可不審乎

辛巳睦州軍事推官葉適平輿縣令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張元方興平縣尉王震並為中書習學公事適禮房元方吏房震刑房（葉適七年六月丁亥檢正十月丁丑死張元方未詳王震開封人）

荊湖北路轉運使孫楠言招諭北江下溪州刺史彭

師晏內附錄其地里四至户口數以聞詔章惇詳度處置

壬午提舉印造編勑所言新勑刋本將畢慮中書樞密院更有合入條約及續降條約乞俟至來年頒降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熙州西羅城已置蕃學曉諭蕃官子弟入學宋史載王安石云云此乃通遠軍事已見彼時今刪去又言固客族首領六人助包順轄烏察等戰有功詔各轉一資餘獲級重傷者轉資賜帛有差納克通身死其子結斡沁無本族

巡檢　詔知桂州沈起融州撫納蠻人本以裁省煩費今乃創建城寨其支費比舊孰多各具利害以聞時起欲於新地内創建五七寨大者屯兵六七百人小者三五百人故也可併十月庚午

癸未熙河路經略司言岷州入買糧草商人多願請見錢京鈔乞依熙河通遠軍例付見錢鈔三十萬緡詔給鈔十萬緡乃令三司立加饒錢數以聞　詔在京納免行錢如有訴未便者都提舉市易司受理以聞　賜淮

南西路轉運司常平米三萬石募飢民興修水利

甲申遣職方員外郎林積監疏汴河噎凌　京東西路安撫司言鄆州旱民輸常税不辦乞權倚閣見欠賒糴斛斗從之

乙酉大理寺丞知光化縣葉康直前權廬州觀察推官江衍雍邱縣尉時孝孫秀州司户參軍袁默並為司農寺勾當事以司農寺所總事目頗繁閒遣屬官出視諸路常平等事故增員並從判寺曽布辟也

中書言增開封府等處吏禄以行重法上曰異時吏不賦禄而受賕輙被重劾今朝廷賦禄而責人可謂忠恕矣它日上又稱禄法忠恕馮京曰天下無事乃可以行此太宗時嘗宣諭州縣官有道理少取些錢無道理莫取上曰當是時接五代財用不足王安石曰縱財用不足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既衣食即必有所出自可以法收斂以此賦給上曰當是時亦自未可正法也　三司言陜西邊糓踊貴請責轉運司裁損其直上

曰窮吾國用者兵冗耳不思議此而止於糧草校計毫釐失其要也宜與樞密院同議移軍近裏就食以省邊費　詔諸路安撫司依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隨本路分定州軍提舉教閱義勇保甲　入內西頭供奉官黄懷仁昨修金明池御座龍船乞賜度僧牒酬賞詔三司賜錢十萬

丁亥秘書丞呂大忠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　都水監丞王令圖減磨勘二年以本監言令圖叙白馬縣界鋸

牙免河勢暴溢之患也　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言國家三歲一祠圜丘齋宿之地常用帟幕創成帷宮謂之青城緣内頗為勞費若因緣内材本量椽栱瓦甃等及以作緣内一次役兵并借年例上河客軍為宫室以備齋宿可朞年而就此暫勞永逸之利也不報朱本削去新本謂不從内臣所請可見聖政復存之此固當存也　詔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様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

因内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明年二月十二日上言論民車八月二十二日沈括云云可考兵志云六年五月詔諸路經略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為一小隊九人為一中隊賞罰侯成序日取裁其隊伍及器甲之數依涇原路牙教法按今日録附此事於五月八日庚戌

戊子命檢正中書户房公事張諤訊決三司開封府見禁罪人　同判都水監李立之言雍邱縣界嘡凌沫岸漫流併入白溝河及檢視水口以東汴身填淤高水面四尺已計功修塞詔賜塞決口兵緡錢築孔固斗門堰役兵準此明年二月六日王㢑等勒停

辛卯詔流内銓前湖州觀察推官邵光與循一資注家便官以兩浙轉運司言光根括溫台等九縣沙塗田千一百餘頃故也　淮南東路轉運司言體量前江淮發運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開眞州黄池河除元定差僱夫外有三縣各曽貼夫并死損逃亡兵夫等仍曽委責降及别路官勾幹差破人船供給及以礬鹽等錢為公用得替乘船五隻送還入京又借發運司紙庫錢三百緡候得職田錢償之而權發運萬頤判押給借已還十

七千餘未償詔皮公弼令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萬頤令淮南東路轉運司劾罪以聞後公弼坐降一官頤聽德音釋之　軍器監乞差左藏庫副使藍惟永等點檢軍器編定御覽目錄從之　熊本言瀘州納溪寨烏蠻出入道路乞增戍兵及徙置路分都監從之

壬辰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從淮南東路軍器監言弓匠李文應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詔補三司守闕軍將以教工匠帶御器械鄭德

誠乞權差官輪宿直詔令真定府路總管向寶宿直舊制外任帶御器械過闕朝見不宿衛時寶過京師特命之上與王安石言向寶善戰好將也與薛仁貴何異王安石曰恐不同上曰仁貴更有機略如寶已難得安石曰向寶但能使馬精熟而已其於西市一帶山川最其所諳熟然西市之戰幾敗事如此將率要不難得安石以為寶既貪恣又西市之戰狼狽徒以西府賴其沮壞王韶故稱譽於上前爾

癸巳詔京外城二十門監門自今更不管認課利但隨關要以透漏捕獲出入商稅錢數立為賞罰凡五等從都商稅院請也鄭俠事當考明年二月二十七日張諤減定稅額可考 詔梓夔路察訪司準備差遣蒲宗閔新知永嘉縣沈達同成都府路轉運司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以聞蒲宗閔沈達此段日錄在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遣李杞時朱本先附於此今從之馮京云云仍見本月日 又詔借大名府提點刑獄司封樁茶稅錢八萬七千緡付河北東路都轉運司糴邊儲夏國主秉常進馬贖大藏經詔

特賜之而還其馬
乙未岷州都首領轄烏察洮州都首領巴珍覺並為崇儀副使董古為禮賓副使並蕃部鈐轄轄烏察岷州巴珍覺洮州董古河州古等皆摩正弟也王韶招之内附至是引見于延和殿而有是命既又詔董古遷一資亦為崇儀副使董古雖非首領以在納克壘城與其母郢城簡先其兄詰景思立前鋒乞降故也　河北西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言參定真定府路義勇保甲新法舊管

彊壯人皆係鄉兵及緣邊州軍弓箭社亦籍姓名巡防把截乞並行廢罷依義勇保甲編排從之明年正月十九日可考兵志云罷河北西路彊壯緣邊弓箭社常係籍番上巡守者即此事蘇軾奏議乞復置弓箭社合參考

丙申詔市易司市例錢除量留支用外並送抵當所出以給吏祿隸都提舉市易司仍令舉勾當公事官二員專檢估

是月廢金州平利洺州臨洺順安軍高陽大名府大名洹水經城縣並為鎮渭州置制勝關及安化縣以舊縣

爲鎮　遼主遣益州觀察留後耶律洞崇祿少卿竇景庸其母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榮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梁授來賀正旦賀正旦使副四人實錄失不記今以國信名銜補書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九人斷大辟二千九百五十一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